

小小小说

守护

□王才

闯不进去，那里有火炉，把木柴点燃了，烟囱上再冒上一溜儿青烟，手和脚就会变得像在被窝里一样暖和。卓玛还可以在炉上坐一壶酥油茶，捏几团软糯可口的糌粑。一口糌粑，一口酥油茶，卓玛可以安然度过令人生畏的凛冬。

但卓玛选择了继续前行，她一直保持前行。她后方的木屋像一座岗哨，顽强地扎在那里。几十年来，卓玛从这座木屋出发，周而复始地前行。木屋的对面是几十里山路，那是通往目的地的唯一的路。那里横着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边境线，越过边境线就又是白茫茫的荒原。几十年的风雪，时常淹没这条边境线。茫茫雪原，杳无人迹，卓玛孤单的脚印沿着那条路一点点踩过去，边境线因此变得清晰起来。

卓玛会老，也许有一天，她再也不能踏上雪原，再也不能守着那条线了。可卓玛时常这样想：“我老了不要紧，我的女儿，我的孙女，还有我未来的一代又一代后辈子孙们，他们总会守下去。”思及此，卓玛也就不再为即将老去的自己担心。

卓玛的身影在道路上慢慢挪动着，她脖颈上的围巾，手上的棉套，脚上的绒鞋已被雪粒严严实实地盖了一层。卓玛走得很坚定，额前的发丝在风中尽情飞舞，发丝下的细眉在雪里傲然挺立，细眉下的双眼在风雪里毅然撑圆。风雪想要在卓玛身上夺取些什么，可她的双臂紧紧护着自己，紧贴着卓玛身体的是那面熨好的红旗。

太阳的光芒在雪原上彻底散开了，大片大片，耀眼夺目，卓玛终于到了。几日的雪又把边境线掩盖得模糊了，卓玛心疼，一脚接着一脚，继续往前走着，卓玛踩得格外用力。

边境线再一次清晰起来，卓玛松了口气，又把怀里的红旗缓缓展开，迎着艳阳骄傲地举了起来。鲜艳的旗帜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暖色的光，那光又穿过旗帜，在卓玛脸上映出了一片灿烂的红霞。

卓玛在雪原上久久伫立，手上的红旗长久地举着，她舒畅地想要喊一声。突然，一阵呼喊声向她涌来，那是呼唤卓玛的声音，亲切又热烈。卓玛回头，看到一群举着旗帜的人正向她奔来。

细箩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也是有名的贫困村，山高路远，交通不太便利，程为是这个村的驻村书记。

城里长大的程为家庭富裕，生活无忧，根本没有受过苦难。但作为党员，响应国家政策，助农扶贫，振兴乡村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当领导们考虑派谁去细箩村时，程为站了出来，申请去做驻村干部，他暗下决心，不做出点儿成绩就不回来。

坐了两个小时公共汽车到了镇上，又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蹦蹦车”来到细箩村，看到和山下几乎处于两个时代的村庄时，他真有点儿后悔了，恨自己莽撞冲动。但既来之则安之，程为鼓励自己要对得起胸前的党徽，无论如何不能退缩。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村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了改变，进村的大路修通了，村子里其他的小路也修得平整，道路两边种上了海棠花、山楂树和梨树。程为说：“果树开花时是一道绝美的风景，结了果子还能给大伙儿分了吃呢！”起初村里的人都认为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书记，不脚踏实地，光讲表面美观。可春天走在繁花盛开的道路上，嗅

着阵阵花香，夏秋时节果香满路，他们也不由得喜欢起来。各家的房屋在程为的组织下该修的修，该整的整，每间房舍的外墙都涂了淡黄色涂料，黑色的屋瓦鱼鳞一样起伏，在高峻的山脉映衬下，小村如油画一般色彩鲜艳，竟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迎来了一

越兴奋，觉得自己的想法能实现。于是，他和村里的班子成员讨论后，又开会向村民们介绍了这个项目，得到了不少村民的支持。

几千株丝瓜苗买回来，大家按照他教授的方法种了下去。天朗气清，风和日丽，丝瓜苗长得分外精神，绿

莹莹，水嫩嫩，大伙儿别提多高兴了。

这天老杨来到田里，发现丝瓜苗叶子有些枯黄，还有些已经掉落，长势也不如前些日子好了。这是怎么回事？老杨叫来同村几个人，每个人田里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程书记，咋回事？丝瓜苗不是有问题啊？

程书记，您可不能坑大伙儿啊。

程为蹲下身仔细检查，眉头紧皱，随后焦急地说：“我去请农业专家。”

他急急匆匆走了，留下几个老农唉声叹气，心里没底。

“到底是年轻人，办事不牢靠啊。”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农业专家就来了。“这是去年刚到咱们这儿的农业技术员，别看他年轻，在全省农业比赛上可是得了第一名呢。”程为信心满满。

小技术员羞涩地笑笑，蹲下去一行行检查着，不一会儿他就有了结论：“是感染了黄花叶病毒，我先带回去检测，你们放心，这病能治，保证不会减产。”

看着他从容坚定的笑容和清澈如水的眼睛，人们躁动的心渐渐平静。下午，小技术员配了药，程为连忙带着大伙儿到田里喷洒。

忙活了一周，丝瓜苗终于恢复了精神，大家脸上是如释重负的笑容。

秋风吹起的时候，丝瓜丰收了，一个个黄皮老丝瓜又粗又长，饱满丰硕。村民把老丝瓜送到加工厂，做成了鞋垫、洗碗布、搓澡巾等日常用品，换来的红彤彤的钞票映红了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干丝万缕助农情

□听梅



母亲(版画) 钟玉琳作

抵达北极圈，进入北极圈，迎接我们的是一排颀长俊美的樟子松。有人脱口而出：“呀！又见美人松。”

其实，我在车子行驶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了它们。

樟子松躯干挺拔，树皮肉红，枝叶墨绿，纵横有序，仿佛一道道绿色屏风，列队伫立在每条大道的两侧。下车后，徜徉在树林里，我才发现樟子松的躯干下部是深褐色的，鳞片深裂，而且上部的肉红色与下部的深褐色大约在距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分隔，两色泾渭分明。仰望树冠，虽然横枝密集，但枝叶疏朗，每棵树均在10米以上。有意思的是，四五柄横逸的树枝环绕树干，形成了一个同心圆，重重叠叠又相互避让。与我们在二道白河镇看到的“美人松”很不一样。

相较而言，二道白河镇的樟子松通体鲜艳夺目——肤红貌美，躯干高挺，真当得上“美人”二字。

一位来自上海的中年女士对着红衣的同伴说：“这是樟子松，又叫海拉尔松。美人松是长白松，只有二道白河镇才有。”

“它们有什么区别吗？”我好奇地问。

她瞥了我一眼，发现是陌生人，便没有吱声。倒是她的同伴接上了茬：“你们好像是安徽团吧，来了不少人吧？”

“是的，来了80多人。”我及时回答，以示友好。

“我觉得樟子松和长白松没有太大区别，就像是孪生姐妹吧。”红衣女士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里的相册，先是递给同伴看，然后又送给我跟前。

她显然是一位知识女性，也许是出门前做足了功课，我对她肃然起敬。

她说得没错，樟子松和长白松虽然产地不同，群体大小不同，但乍一看挺相似。植物学家研究表明，长白松属于欧洲赤松分布最东的一个地理变种，只生长在长白山的北坡，而且处于海拔800米到1600米的二道白河镇。樟子松的雌球花、球果种鳞的形状、小枝的色泽以及针叶的质地与欧洲赤松都相似，唯有老树树干下部的树皮较厚，纵裂深，呈灰褐色或黑褐色，上部树皮呈黄色或褐色，会随生长裂成薄片脱落。樟子松的针叶长短变异颇大，最长可达12厘米，直径1.5毫米—2毫米，冬芽呈淡黄色，形态特征与欧洲赤松不同。

记得入住二道白河镇那天，已是深夜。导游说，二道白河镇景区有不少百年以上的美人松。遗憾的是，大家没有闲暇时间去观瞻。好在住下榻的小旅馆后面也有几

棵，树龄大约50年，直径30厘米左右，芽鳞红褐，针叶密匝，亭亭玉立，宛若窈窕淑女。它们似乎长不大，永远处于少女的妙龄时光。

因孤陋寡闻，我过去一直以为家乡的黄山松，譬如迎客松，是天下最美的松树，其实是九华山的凤凰松。到了威海后，见识了黑松的刚劲之美，啧啧赞叹。后来发现不少城市将黑松作为行道树，我便不知不觉地替家家乡的油松感到自卑。至张家界，又发现那里的松树竟然不逊于黄山松，其根扎于险峻的砾岩，云里雾里，雾里雾里，真的超凡脱俗。这时我又见到了美人松，油然惊诧于它们的美貌。奇妙的是，我那种替家乡松树自卑的心理反而渐渐淡薄了。世间万物，皆有所善，这才是世界缤纷的奥秘。

通往北字广场的路上有一棵北极树王。标牌上的文字为：“树种为樟子松，又名海拉尔松。树龄200年左右，树高19米，树冠直径9米。这是一棵见证了北极历史沧桑，富有传奇色彩的古树，它以粗硕的树干，支撑起天地的庞然。曾经受过无数人的祈福膜拜。”

我忽然发现了一个事实：北极树王的躯干竟然如此短，与周边樟子松迥然不同。后来查阅了资料，才知道樟子松分布较广，树形因生长环境不同而有所区别，譬如生长在大兴安岭地区的樟子松，树冠为尖塔形，树干高大；而生于海拉尔以西及以南沙丘地区的樟子松，其冠平，躯干短，譬如北极树王。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樟子松上都安装了袖珍小木屋。它们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中间有一个黑黝黝的圆形窗户，多数空空如也，眼下已然过了鸟类的哺乳期。当然也有临时栖身的鸟儿，透过袖珍小木屋的窗户向外张望，甚至冲我们调皮地眨眼睛。它们对来来往往的人群并不陌生，甚至愿意与人互动。当我离去的时候，偶然瞥见一只小巧的雀儿从窗户飞出来，跟随了我很长一段距离……

傍晚我们住进了一户农家——北极村之家。它坐落于黑龙江山畔。

趁着天色未晚，我和同室的老朱匆匆来到江边。他拍照，乐此不疲；我且行且止，驻足眺望。江面上有一陋亭，茅草所盖。内嵌原木墩为凳，旁有两棵年轻俊美的樟子松，一左一右。休憩于此，凝视缓缓南去的江水，我眉头紧锁——黑龙江由内河变成分界河，那是一段沉痛的历史。离开时，我又回过头，拍了一张茅草亭与樟子松的合影。生命的气息在此弥漫。

美人松

□包光潜



传家宝

□童谨襄

到了1991年，灾难再次来袭，雨就像发了疯的一个劲儿倾泻而下，整个世界都被雨幕笼罩。我家的土房子被雨水泡得不成样子，在风雨的肆虐下，墙上裂了七八道大口子，屋里到处都是漏雨，滴答滴答的水声像是房子痛苦的呻吟，实在没法住人了。盖新房得花许多钱，可那时候家里一年到头也就挣个千把块钱，盖房子的钱对父母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全家人坐在一起商量了半天，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犹豫了很久，小声道：“要不，咱把那传家宝卖了？好歹能盖几间砖房，有个地儿住，总不能一直在这样的房子里过着担惊

受怕的日子吧。”父亲闷头抽了好几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缓缓开口：“还是再等等吧，没到那个份儿上，不能干这事儿。传家宝承载的东西太多，不能轻易放弃。”

五年前，我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相处了两年的女朋友说想在县城买套房。可县城的房子便宜的也得一二十万，我们家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呀。我硬着头皮跟父亲说：“爸，咱把传家宝卖了吧，这样我就能买房子结婚了，也不用老这么拖着。”父亲一听，眼睛瞪得像铜铃，指着我就大声骂道：“你这臭小子，咋能有这样的想法？以前那么苦的时候，你爷爷奶奶就

论怎样贫瘠的土地、沟壑、岩缝，它都能肆无忌惮地蓬勃生长。火棘四月开花，花瓣是粉白色的，叶片呈倒卵形，边缘有钝锯齿，齿尖向内弯，叶柄很短。初夏开始挂果，秋冬季果实在由青变红，黄豆大小的火棘完全成熟时呈火红色，形状与苹果极其相似，它的果实直到第二年春季才次第脱落，为山间成百上千的鸟儿提供了充足的越冬食物。火棘不仅可以食用，也是一味药用价值极高的中药，还是一种观赏性极强的植物。

在我的家乡，火棘有许多别称——红珠、酸枣儿、火把果、红子刺、状元红、救命粮等。火棘完全成熟时，放眼望去，青翠欲滴的枝叶间，火棘挨挨挤挤地簇拥着，似珍珠，如玛瑙，为寒冷的冬季平添了几分暖意。

老一辈乡亲们对火棘深怀感恩。“夏日百花密，秋来万籽红。穷乡僻壤生，曾是救命粮。”口口相传的诗句生动地诠释了火棘对乡亲们的救命之恩。幼年的时候，我常听爷爷讲述火棘的无私馈赠：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月里，勤劳智慧的乡亲们为

了填饱肚子，将熟透的火棘采摘回家，用山泉水漂洗干净，除去火棘的苦味，放在太阳下暴晒后用木杵捣碎，再用石磨将碎火棘慢慢磨成粉末，用布袋装好挂在干燥通风处。待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乡亲们便小心翼翼地将火棘取出，掺着玉米、高粱、荞麦、野菜等一起烹煮，顺利地度过难熬的饥荒岁月。

火棘不仅是一种天然粮食，也是我们童年时期不可或缺或“水果”。秋末冬初，漫山遍野的火棘颗粒饱满，色泽诱人。每天放学，禁不住诱惑的我们都会迫不及待地钻进树林间，任凭浑身长刺的火棘划破衣衫，刺破手指，也全然不顾，麻利地摘下一大把果实扔进嘴里，来不及细细咀嚼、慢慢品味，直接囫圇吞下。待到我们吃得肚子圆鼓，才开始慢慢感受溢满唇齿的酸甜味。

疯跑打闹之余，我们也很喜欢打扮。吃尽兴后，我们找来棕树叶，撕成细丝，将精挑细选的肥硬火棘穿成串儿当首饰，或在发间，或戴在腕上，或挂在胸前……直到火棘干瘪了也舍不得扔掉。

算快饿死了也没动过传家宝，你倒好，打起了这样的歪心思。这传家宝是咱家的根，是咱家的魂，怎么能说卖就卖！”我被骂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为了尽快和女朋友完婚，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这样的日子十分难熬，可我咬着牙，奔波在兼职的路上，汗水湿透了衣衫，我也从未想过放弃。两年过去了，我攒够了县城房子的首付，生活平稳步入了新阶段。

结婚前一天，父亲把一个小木箱递给我。我捧着它跟父亲开玩笑：“爸，要我把这传家宝卖了换钱咋样？”父亲笑了笑，说：“你不会的。”我又说起两年前劝他卖传家宝的事，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打开了那个小木箱，里面空空如也。父亲一脸严肃地说：“儿啊，这几年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咱们家的人就得有这股子劲儿，这自强不息的精神才是咱家真正的传家宝啊！”

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时，不幸感染了痢疾。刚开始，母亲以为是一般的腹痛，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直到后来我腹痛剧烈，持续高烧，心急如焚的父母不知所措，好在懂些医药知识的表叔告诉他们，火棘能治疗痢疾，建议父母摘些给我吃。几天下来，我的腹痛逐渐减轻，病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长大以后我才从资料里得知：火棘不仅可以止痢，还能活血化瘀，对治疗肠炎、小儿疳积等效果显著。直至今日，每每想起火棘，我都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

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但勤劳的乡亲们仍然会去山间采摘火棘，他们追求的不再是填饱肚子，把火棘当作救命之粮。而是将采来的火棘进行深加工，做成羹、面食、糕点、果汁、果酱等美食。每逢节日，餐桌上定会出现一道健康、绿色、营养的火棘美食。

又逢一年火棘红，身在异乡的游子很想到阔别已久久的家乡，驻足观赏绿色枝叶间挂着的宛如串串红灯笼的火棘，再尝一尝那纯粹的家乡味道。



家乡的火棘

□唐安永

我的家乡四面环山，百草丰茂。春天一到，鲜花盛开，美不胜收。进入冬季，气温逐渐下降，草木相继枯黄，古朴厚重的村庄在瑟瑟寒风中显出些许苍凉，唯有山间数以万计、不畏严寒、随风飘摇的火棘，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浪漫。火棘的生命力十分顽强，无